



劍 絕 江 湖

中

云中岳著

劍絕江湖

(中)

云中岳

宁夏人民出版社

(字) 新登字号 01

剑绝江湖

云中岳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路 101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18 印张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7-01264-6/I·340

定价: 17.80 元 (全套三) 册



论床功,恐怕还是双凤戏龙。



裸双乳，劲敌武功尽失。



龙戏凤，先逃娇娃绝剑关。

这悲鸣一声，回头望了朱承星一下，身躯前扑，速度更加快了许多，朱承星愣了愣，忖道：“看大红这种焦急的样子，不像是驮着我追逐于山水之间，虽然我们久别重逢，它可能由于过份的兴奋而放蹄四奔，但，这是不可能的事……”

沉重的蹄声清脆的响彻在静谧的晨间，湿濡的黄土大道上，溅卷起一道尘土，飘射至空中又缓缓地落下。

朱承星许久没有这样畅快奔驰过了，他哈哈一阵震彻穹空的大笑，和着神马的长嘶，传出遥远……

“嘿——”

自空中突然传来一声低嘿之声，朱承星微感诧异地凝望着发声之处，只见在一个山坡上，有两条人影互相在追逐着，两个行动如电，几乎难以看清这两个扑击追逐的人影是男是女？

朱承星望了望追逐于山坡上的人影，骇异地忖道：“看这两个人出手的招式，简直是一派宗师的身法，想不到我再出江湖，见着的尽是身负绝艺的高手……”

他座下的骏骑没有等他吩咐，纵身跃了过去，朱承星飘身斜掠飞起，悄悄地落在场中，当他目光才聚落在搏斗的两人身上时，他蓦地瞥见了坐在地上的另外两个熟人。

朱承星看得心中一震忖道：“这不是七绝神君和金羽君吗？怎么，他俩都受了伤，是谁能连着挫败这两个绝世高手……”

只见七绝神君柴伦和金羽君庄镛两人面色苍白，嘴角上不时溢出一条条血渍，正凝重地望着场中搏斗的人影。

满身滴着血汗的宝马长鸣一声，立即震醒了七绝神君和金羽君，两人的目光才投落在宝马的身上，忽然瞧见朱承星激动地站在两人的身前。

“啊！朱承星——”金羽君发出一声惊呼，竟然有些不信地紧紧盯着朱承星身上，在那双目光里荡漾起一层怀疑的神色。

七绝神君激动地跃了起来道：“承星，真是你——”

朱承星禁不住心里的惊喜，上前握着七绝神君的手道：“神君，我们许久没有见面了！”

七绝神君只因太过于激动，使得在胸前翻涌的那股气血哇地吐了出来，一蓬血雨如水洒出滴滴落在地上。

朱承星看得一惊，急急问道：“神君，是谁把你们打伤的？”

七绝神君重重地喘了口气强自压制住几次又要喷洒出来的气血，他脸色一片苍白，深吸口气，道：“你不要管我，快去把琳琳接下来，她不是那个人的敌手……”

“琳琳！”

朱承星嘴唇轻轻的翕动了一下，喃喃的低语着琳琳的名字，这突然而来的消息，使他心神剧烈地颤荡起一股辛酸的欣喜，他几乎不敢相信场中那个极力挣扎的银发少女会是他心底里思念的爱人。

朱承星茫然地愣愣立在地上，连如何去帮助琳琳的思想都没有，在他那苦涩的心底中荡漾起的惊喜，掩盖了他的思想，他竟然没有知觉地站着……

多日的思想，燃烧的爱火，情人的眼泪，缠绵的柔情

……这些复杂又
统泛进了他的心
辣……他知自

——刹那，统
甘，是酸，是

七绝神君瞥见朱承星脸上那神情，深知一对恋人以久别重逢的状况下，往往使双方心里生长一种茫茫的感觉，恍如在这一个世间，他空无所有，连仅有的一点思想都会溜得没有一丝踪影。

七绝神君黯然地摇摇头，忖道：“真正的爱情是不怕任何阻挠的，哪怕是千山万水遥遥相隔，那灵犀一点还是会把他们串连起来……我当年和她那种离别相逢的苦楚不正是这个青年人所表现的一切么……”

他想起自己年青时那种恋爱的滋味，回忆起来还有种惆怅袭上了心头，事隔这多年，他还是无法抛却了她的影子，时时在独自沉思的时候，想起她……

七绝神君轻轻推了朱承星一下，凄伤地道：“承星，琳琳不能再支持了……”

“啊——”

朱承星的神志突然被唤醒了过来，他身形电快地拔掠斜飞而起，沉声大喝道：“住手！”

这声巨喝有如霹雳似地自空中响了起来，沉重的喝声震得沙石飞溅，斜坡口几株孤零的小树，都被朱承星的喝声震荡得摇头晃动，片片树叶簌簌抖落了下来。

激斗的两人正在凝神聚气地扑击着对方，忽闻这声巨雷迸发的喝喊，震得他们身形一晃，各自飘身退了开去。

只见司马琳那蓬乱银丝根根流泻飞起，在她那略显苍

白的脸上滴落着颗颗汗珠，她香肩晃动，胸前起伏，隐隐中有着喘息声传出。

她微感诧异地回头望着空中扑来的朱承星，全身忽然一了四剧烈地抖颤，在那带有着浓浓愁意的眸瞳里，逐渐浮现出一片泪影，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

朱承星在她的眸瞳里忽然发现了那些几乎失去的东西，在对方的眸子里，泛射出的爱意，似乎比往日还要显得浓厚，他不自觉地溶化在她的眸瞳中的爱里……

他激动地唤着对方的名字道：“琳琳！”

“承星！”

司马琳轻轻呼唤着她心底爱人的名字，她忘记自己此时身躯因拼斗的劳累，挂着满面的泪痕，带着咽哽的语声，疾快地向朱承星真扑了过来，扑进了他的怀里……

此时无声胜有声，万般相思在泪中，两人紧紧拥抱着，双方有力的双臂紧紧地搂住，这个世间好像没有东西能把他俩分开，那炽热的心凝结为一个……

“哈哈哈哈哈……”

一连串的大笑，冷笑声自两个人耳际响了起来，沉醉于温馨甜蜜在一刹拥抱着朱承星和司马琳，立时被这阵冷冰的嘲笑惊醒了过来。

朱承星回头瞥了笑意尚未敛的那个中年黑衣汉子一眼，一股冷冷的杀气立时自他眉梢中浮现了出来。

他冷冷地道：“有什么事值得阁下如此大笑！”

这汉子浓浓的黑眉，薄薄的嘴唇，双目寒光如电，在朱承星脸上一扫，冷哼一声，嘿嘿笑道：“我笑两个不知羞

耻的男女，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这种亲热的样子，中原礼义之邦像阁下……”

朱承星忽然正色道：“爱出乎于心发乎于形，真正的爱情是没有做作，没有间隔！两心相爱，亲热正是爱的一种表示！”

那汉子一怔道：“这叫做爱……”

朱承星冷笑道：“你这个卑鄙的家伙，竟敢冒渎爱情的真谛，一个没有领受爱情的人，正如一块没有灵性的顽石，在它生命里没有火花，没有点缀，没有希望，没有回忆……当它被击碎时，化为土屑，任人踩踏，蹂躏，永远无声无息地受着风雨的侵蚀……阁下懂得爱情是什么??”

那汉子面色一冷道：“阁下少发宏论，我不是来聆教爱情的学问……”

朱承星冷冷地道：“那么你给我滚一边去，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

那汉子一愕，旋即怒道：“阁下是谁？竟敢对我弱水一龙说这种话！”

朱承星见弱水一龙能连着击败七绝神君和金羽君这两大高手，已知这个汉子不是普通易与之辈，仅从弱水一龙那沉稳的身势上就知他具有深厚的功力。

朱承星向前跨进两步道：“我是回天剑客朱承星，阁下总该有个耳闻吧。”

弱水一龙一听他就是名震遐尔的素有回天之能的回天剑客朱承星，顿时吓得心中一颤，他肃默地收敛起脸上那层狂妄的笑容道：“幸会，幸会，我对阁下的事迹听得太多

了，这次奉家师之命，特地从海外赶来这里会会阁下。”

朱承量微感意外地道：“令师何人？”

弱水一龙高声唱道：“龙从海起，眼观日月口朝天……
阁下倘若真从大漠鹏城里出来，会知道我的来历。”

朱承星冷哼一声道：“你是海外三仙的传人，怪不得敢目中无人呢！”

说着身躯向前一跃，拽着袍角电闪地抢先攻出了三掌，这三掌快若闪电，发时没有一丝风声，但每一掌都是拍向对方的致命之处。



弱水一龙脸上神色一变，身形电疾地一晃，闪避暴退五尺，这三掌他虽然躲得快，那掌缘还是在他身上碰了三下，但却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

他茫然地道：“你怎么不出手伤我？”

朱承星目光一冷道：“要杀你太简单了，只是我不愿那样做，刚才三掌想试看是否真是海外三仙！”

弱水一龙一听大怒，厉喝道：“朱承星，你自认那三掌能要了我的命吗？哈……你也太小看三仙的传人了，来，来，我们拼拼看。”

他此时愤怒异常，恨不得一掌劈死朱承星，他深吸口气，双掌斜立于胸前，凝重地望着朱承星。

朱承星目光在他身上轻轻一掠道：“你连斗三人体内真力消耗过量，我不愿在这种情形下打败你，等你恢复功力之后，我俩再动手好了。”

说着转身拉着司马琳向七绝神君立身之处走去。琳琳轻轻拂理着飘乱的银发，幽幽地叹了口气道：“承星，你的豪气着实令人心折，这个弱水一龙并非寻常的人，他击败七绝神君又剑伤金羽君，刚才若不是你适时喝止，我或许会伤在他的手里呢……”

“喂，朱承星，你给我等一下再走。”

朱承星正要开口说话，忽听身后弱水一龙传来愤怒地大吼，他轻轻一刹步子，回头冷冷地道：“阁下还有什么事？？”

弱水一龙低嘿一声道：“你说得非常合理，我现在就以最局快的速度调济我身上损耗的真力，在一盏茶的时间里，我俩再交锋。”

说完之后，他身形斜掠而起，向着斜坡下那一块长满了青青鲜苔的巨石上跃去，他深深吸了口气，盘曲身躯倒在那块石上居然呼呼地睡着了。

朱承星看得心里一惊，诧异地忖道：“他连海外‘龟息大法’都练成了，那这人的一身功力岂不是比南海孤雁还要厉害……”

琳琳却不知朱承星脑中在一瞬间闪过数个意念，她望着朱承星那威武凛然的样子，心中一震，往昔的回忆齐都泛上脑海，恍如影像似地闪过……

她目中盈满了泪水，深情地聚落在他的脸上，那英挺的鼻梁，弯弯的浓眉，薄而弯的嘴角弧线上，那层隐含的笑，永远使她迷醉，永远地吸引着她……

她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轻轻地道：“承星，我以为我永远也见不到了。”

朱承星觉得心中一甜，轻叹道：“不会，我爱你的心永远不变，当我自鹏城里连闯九关的时候，你知道恁藉了什么力量走出来？”

司马琳茫茫地流着泪，道：“我不知道。”

朱承星长吁口气，脑中立时回想起自己深陷大漠鹏城

里那种艰苦厄难的情景，若非是冥冥中神灵的佑助，自己岂能连闯九关，冒九死一生的危险度过连环的攻击，穿过那千变万化的大阵。那每一刻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种种艰苦奋斗的景像重新闪进了脑海。

他长叹一口气道：“当我濒临绝境，面临着死亡的挣扎的时候，在我心底里没有恐惧，说有威胁，我深信与你同在，这股不怕艰难的精神是你赐给我的，许多次生命凶神要把多从这个尘世间到另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时，我的心里使呼唤着你的名字，我深信你就在我的身边，在无形之中你鼓舞我，激励我，才使我能重新回到这人世间……”

他脸上流露出一种坦然的神光，欣喜地微笑着道：“琳琳，这生命的残躯全是你的力量。”

司马琳听朱承星如怨如诉地说出在鹏城里艰苦奋斗的一幕，她脸上时忧时愁，连着幻化成数个不同的表情，听得心里一阵激动，竟伏在他的肩上轻轻哭泣起来。

他轻轻搂着琳琳的身子叹道：“琳琳，你不要哭呀，我们这次重逢正应该高兴才对，在爱情的领域里，那阵狂风暴雨眼见就要过去，我们在以前憧憬过的美丽远景，离我们不远了……”

琳琳蓦地昂起头来：“承星，你相信会有那么一天吗？？”

朱承星心里的那股爱火愈来愈炽烈，在爱情之神的手掌里，他俩所受的波折愈大，他的爱心也愈坚定，他是唯一敢向命运之神挑战的勇士。朱承星坚决地道：“会有那么一天，只要我们两心相爱，没有人能够把我们分开，琳琳，你应当相信……”

琳琳含着滚动的泪水，颌首道：“我相信，你说的话我都相信……”

七绝神君和金羽君两人颌首一笑盘膝坐于地上疗治身上的伤势，朱承星和琳琳絮絮低语，竟然忘了身旁的两个高手，毫不加避地诉说着离别后的种种相思……

“嘿——”地一声冷笑，自空中传来。

曲卷着身躯躺在那块长满了青苔石上的弱水一龙，突然低嘿一声，身躯平空向朱承星身前电射而至。

他经过这阵调息之后，全身功力已大半恢复，他低嘿道：“朱承星，现在我们可以动手了。”

朱承星微微一笑，轻轻在琳琳耳际上说道：“琳琳，你不要担心，五招之内他必败于我手。”

他冷煞地回过身来，目光如冰地盯在弱水一龙的身上，那冰冷的目光里，浮现出一股冷寒神光，弱水一龙看得暗中一颤，不觉倒退数步。

朱承星冷冷地道：“阁下自认为是我的敌手吗？？”

弱水一龙嘿嘿笑道：“不错，若论真实本领，我相信可与你分一高低。”

朱承星哈哈一笑道：“我回天剑客倒还没有见过像阁下这样自负的人，就凭这种豪语，还无法吓得住在下。”

“嘿——”弱水一龙大喝一声道：“你比我还狂，先吃我一掌——”

他身子向下蹲，左掌斜立电疾地劈了过来，这一掌未出，掌风已弥然而起，激荡的掌劲直撞而去。

朱承星神色凝重地低哼一声道：“这一掌我接下了。”

他上前大跨一步，左臂轻轻一抖，一道掌劲如锥地推出，游动迸发的掌劲，迎着对方的掌缘劈去。

“嘭——”

两只手掌击出的劲风方碰击在一起，空中立时发出一场震荡的巨响，震得各人耳际嗡嗡直鸣。

“呃——”弱水一龙骤受对方震激过来的强劲一推，胸前只觉一痛，他低呃一声，身形踉跄地退了三步。

他没有料到对方的功力会浑厚地超过了他的想象，这种威裂金石的掌劲，发时有若山崩地裂的强劲力道，弱水一龙还是初次见到，他惊得在地上愣愣地站着，连一句话也说不出。

朱承星虽然以本身浑厚的掌劲震得弱水一龙几乎要吐血来，但是自己胸前因为对方反掌之力特别猛烈，而使得气血沸腾，几乎要呕出一口鲜血。

他暗中一惊，脑海中立时闪过一个意念，在电光石火间急快地忖道：“这弱水一龙果然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仅凭刚才这一掌，就足以列为当世有数几个高手之列，海外绝学果真不容忽视，自己要斗六隐三仙人物，看来困难重重！”

他深吸口气，发觉自己并没有受伤，冷冷地道：“阁下还有意动手吗？”

弱水一龙自惊愕中清醒了过来，他脸色微微一变，方待张口，哇地一口鲜血洒了出来，一缕血丝还挂在嘴角，就豪气干云地长声大笑。

他一抹嘴角上的血渍，道：“朱承星，这一掌我还承受得住，刚才我给你一掌，现在阁下也可以给我一掌，弱水